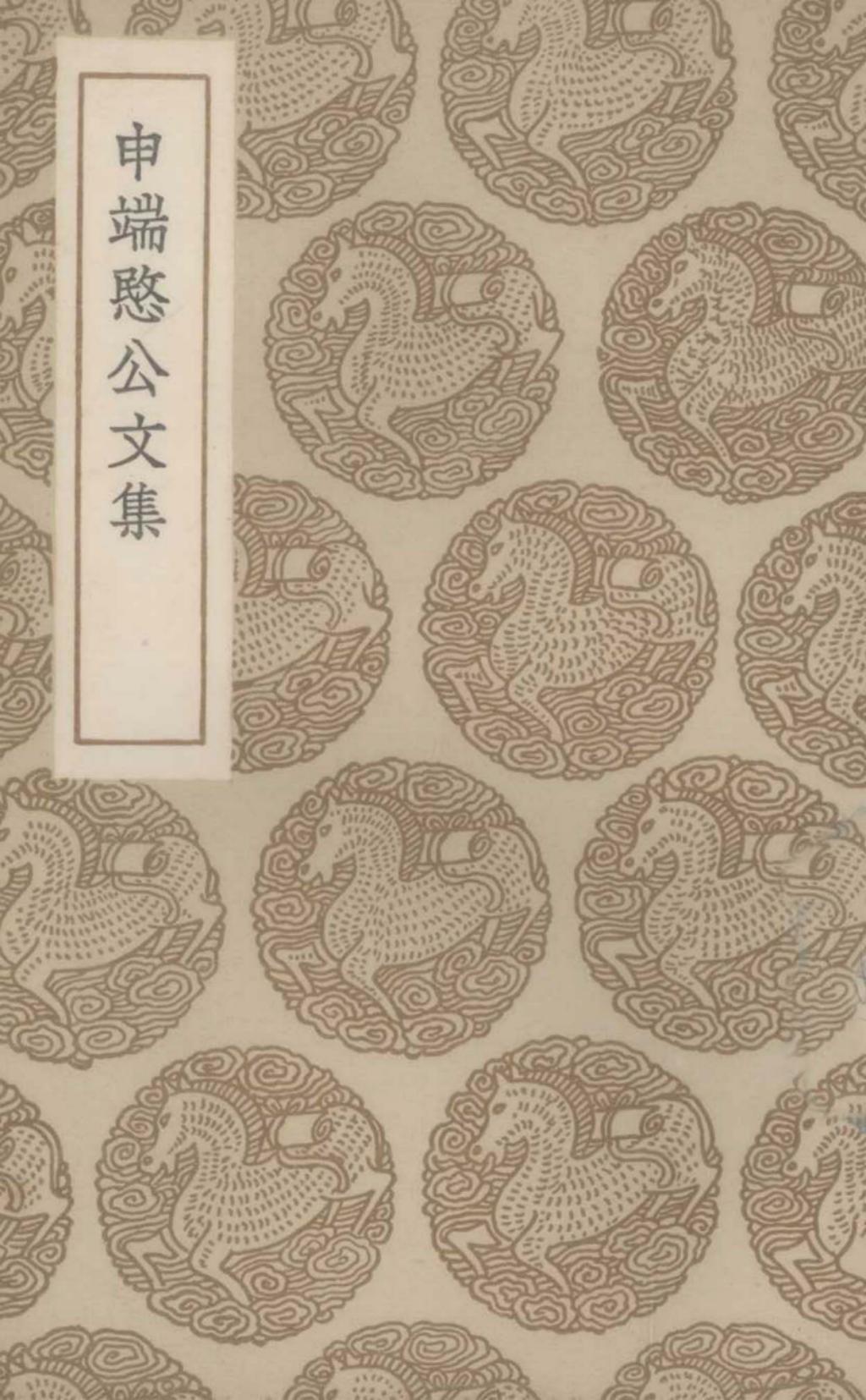


申端愍公文集







集文公愍端中

著胤佳申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大

著者申佳胤

發行人王雲五

申

佳

胤

五

王

雲

五

申

佳

胤

印刷所商務印書館

申

佳

胤

五

申

佳

胤

發行所商務印書館

申

佳

胤

五

申

佳

胤

五

申

佳

胤

申端愍公集目錄

卷首

聖諭

諭祭文

褒錄幽忠以勵臣節疏

敬陳所聞以備諮詢疏

幽忠可愍伏乞聖恩卹錄疏

懇乞儀卹以普皇仁疏

錄遺以助風化疏

禮部覆疏

祭田帖文

卷一 奏議

詳陳先著第一議

詳陳先著第二議

魏裔介

王崇簡

周體觀

張王治

魏裔介

- 詳陳先著第三議
詳陳先著第四議
陳母節疏
挑外河疏

卷二 記 傳 序 行狀 跋
新建廣濟閘碑記
臨洛驛馬政記

侯生傳

永年縣志序
讀史摘要序
鄭儀之制藝序
和九齋新藝自序
孔氏家志後序

贈文林郎杞縣知縣先考阜岩府君行狀
申氏家譜跋

卷末

明史本傳

申節愍公傳

年譜

行狀

欽賜祭田記

申端愍公祀田記

杞縣重建邑侯申端愍公祠堂碑

華亭陳子龍

雞澤殷 岳

溧陽馬世俊

新安余維樞

杞縣丁 敬

內三院於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辰時恭奉聖諭明末寇陷都城君死社稷當時文武諸臣中豈無一二殉君死難者幽忠難泯大節可風著禮部會同院部等衙門堂上官詳察確訪死節職名並實蹟具奏勿遺勿濫內三院卽行傳知

維順治十三年閏五月初二日皇帝遣禮部右侍郎兼內翰林國史院學士李奭棠諭祭故明太僕寺寺丞申佳允之靈曰烈士成仁齋志而沒忠臣報國捐軀以從爾申佳允居心忠孝秉性端良值逆寇之憑陵能舍生而取義朕追思往蹟宜表忠魂特崇祀易名用垂不朽靈其不昧尙克欽承吏科右給事中臣魏裔介題爲褒錄幽忠實聖朝之曠典謹舉平日所聞仰塵聖聽乞發該衙門再加體訪以勵臣節事臣聞運遇昇平則良臣奏績時逢板蕩則烈士腐心故有刎頸血裾而酬解衣之遇焚身滿族以報國士之知勁草疾風表貞心於歲晚成仁取義礪砥柱於波流雖慷慨從容不必一致要皆負乾坤之正氣與日月而爭光是以上代之君莫不旌表忠魂崇重節義昔武王入商封比干之墓明祖定鼎建余闕之祠夫比干乃殷室之孤臣余闕實有元之義士然而一帝一王他務未遑首先嘉尚者誠以維持風化振勵紀綱俾一代之臣子知所軌範也自明政失馭寇焰滔天龍髯飲恨於鼎湖坤配遺絃於椒殿君死社稷臣罹凶災誠致命遂志肝膽塗地之秋也一時在京諸臣雖不能策馬揮戈如瞻尚之死於縣竹力疾苦戰若卞壘之死於青溪然亦有仗節君前橫屍闕下金石可勒其貞松筠不改其色摧蘭蕙於一朝流芳聲於千載斯誠上帝之所矜憫聖朝之所

嘉歎者也。伏惟我皇上受天之命，奄有方夏。凡所設施，皆足駕軼前代、爲憲後昆。而昨奉上傳闈揚明季之遺忠，振發幽冥之生氣。尤爲化導之先資，敦勵之大典。方之周武王、明太祖，不約而同符矣。以臣所聞，當年寇破都城，殉難而死者，閣部卿寺，則有大學士范景文、左都御史李邦華、戶部尚書倪元璫、兵部右侍郎王家彥、刑部侍郎孟兆祥、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僕寺寺丞申佳允、詞林臺省，則有翰林院左諭德周鳳翔、右諭德劉理、順宮允馬世奇、簡討汪偉、吏科都給事中吳甘來、御史王章、陳純德、陳良謨、部屬新進，則有吏部員外許直、兵部郎中成德、戶部郎中周之茂、兵部主事金鉉、中書舍人宋天顯、進士孟章明、順天府推官劉有瀾、勳戚中，則有新樂侯劉文炳、惠安伯張慶臻、宣城伯衛時春、駢馬都尉輩永固、東宮侍衛周鏡、司禮監內臣王之心。斯皆一時殉難之臣，彰明較著者也。伏乞皇上將臣所奏，發下該衙門，再行查訪實蹟，或質之故老之傳聞，或考之同鄉之公揭訛者正之，遺者補之。儻體訪旣明，卽行題請，宣付史館，浩氣長留於汗青，祀諸鄉賢芳聲，永薦於俎豆。庶積靈未泯，將宣力於興朝，頑懦可風，亦儀型於來禩矣。臣不勝云云。

奉聖旨，著詳訪確查具奏。禮部知道。

內翰林宏文院侍讀學士臣王崇簡奏：爲敬陳所聞，以備諮詢。事臣捧讀內院恭奉聖諭云云。欽此。仰見我皇上堯舜之德，嘉意作忠，雖異代之臣，猶惓惓矜憫。臣既有聞於昔日，敢不仰陳於聖時。臣都人也，都城破日，臣以本生母故，營葬城外，潛伏草土，得聞文武殉難者，如東閣大學士范景文，即

時投井。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王家彥、守德勝門被殺。刑部侍郎孟兆祥、守正陽門死於城下。其子進士孟章明、同妻王氏、縊於其寓。左中允劉理順、妻妾子女家人、閨門死者十二人。河南道御史王章、巡門城上、罵賊被殺。兵部車駕司主事金鉉、巡視皇城、投身御河。母張氏、妾王氏、弟生員金鰲、俱投井死。兵部武庫司主事成德自刎。其母妻妹俱自縊。戶部尙書倪元璫、左都御史李邦華、副都御史施邦耀、大理寺卿凌義渠、左春坊左庶子周鳳翔、左諭德馬世奇、太僕寺寺丞申佳允、戶科都給事中吳甘來、福建道御史陳純德、文選司員外許直、皆自盡。簡討汪偉、與妻耿氏同縊。四川道御史陳良謨、自縊。妾時氏同死。惠安伯張慶臻、閨門自焚。駙馬都尉輩永固、自焚其室、刎於火中。凡此諸臣、皆一時殉難之烈烈者。考其平生、非彈闥寺、百折不回。卽正直立朝、忠貞夙著。惟其生時犯顏敢諫、所以臨危授命不移。忠魂渺渺、埋沒無聞。恭逢聖朝、鑒及幽冥。臣竊爲諸臣幸之。謹述所聞之最確者如此。此外尚有戚臣焚縊而死、以及隱忍一時、終於盡命者。迨夫宦官庶女、世職青衿、忠憤盡節者、其人雖微、其死同烈。所宜博諮、以仰副聖明勿遺之至意。至於逆闖入關、渡河時、長安縣知縣吳從義、投井死。山西巡撫蔡懋德、大同巡撫衛景瑗、宣府巡撫朱之馮、皆自縊。甯武總兵周遇吉、與賊大戰死。其捐軀殉難、忠烈皆同。乞賜並察、以廣作忠之典。若彼誤國擁貳、掠拷而死者、所當嚴覈。云以仰遵皇上勿濫之諭者也。臣感逢聖主、謹陳所聞、以備諮察。字稍踰限、仰乞聖恩矜宥。臣不勝云。

奉聖旨著詳訪確察具奏禮部知道。

戶科給事中臣周體觀謹奏爲特舉之曠典宜嚴既核之幽忠可愍伏乞聖恩卹錄以光信史事竊惟湯有天下顯忠遂良武王克商式閭封墓載在典冊君臣交美恭逢我皇上追比湯武嘉與忠烈特發上傳察訪明季殉君死難文武諸臣給賜褒錄誠天王明聖扶植綱常激發忠孝之大關也其殉難諸臣如原任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四員業經部臣屢核真確盡忠死節是實然中分四保以上十五員列名題請奉旨褒卹欽遵在案其中原任刑部侍郎孟兆祥並子進士孟章明大理寺卿凌義渠太僕寺寺丞申佳允御史陳純德文選司員外許直惠安伯張慶臻新樂侯劉文炳宣城伯衛時春等九員皆以真實不及四保未與臣覽諸臣死難實蹟或父子同盡或閨門自焚較之范景文等尤爲烈烈其保奏不及四上者非各衙門見有參差多緣已經核實未敢盡疏扶同竟以三保未沾恩數伏念皇上愍卹仁恩特宣天語詢錄幽忠在部臣其難其慎察核再三以仰副皇上闡揚至意徵猷聖德傳之史冊永世無窮而獨使孟兆祥等殉君死難屢經部核幽節旣著卹典見遺恐諸臣伏處九原未得與十五人並留金石揆之我皇上愍卹初心當亦有惻然不忍者矣伏乞勅部准行續錄則一代大典傳信無遺華然之光垂於百世矣緣係云云

奉聖旨禮部知道。

工科給事中臣張王治題爲仰遵明旨推廣褒忠敬陳未卹諸臣懇乞一併勅部議卹以普皇仁事

臣見同科副理事官臣陳秉彝爲直陳聞見等事一疏奉聖旨但察殉難情真何拘三保四保許直著確查議奏該部知道欽此臣跪讀之餘仰見皇上褒忠闡幽超軼三代秉彝之所請者止一許直而皇上之所推恩者不止一許直也在部臣慎重大典亦止論保之多少初未別其死之真僞死果真矣何論保乎有保足矣何論三保四保乎彼諸臣者生氣雖存其骨已朽聞其子孫或若赦乏祀或葛衣行乞假令死果不真誰敢冒欺罔之辜訣此既冷之魄諸臣中除許直已奉明旨確查外如孟兆祥同其子孟章明凌義渠申佳允陳純德張慶臻劉文炳衛時春等八員或父子相勸而死或與妻妾飲泣而死或燬其著述而死或閨門自焚而死皆昭然耳目毫無假僞儻不能與四保之范景文等共沐洪恩又不能與續請之許直並邀察議似與皇上但察殉難情真何拘三保四保之明綸終有未確據實再陳

兵科都給事中臣魏裔介謹題爲殉難事同一例孤臣獨未蒙褒仰祈勅部再察准與卹典以錄遺忠以助風化事臣聞忠臣孝子乃日星河嶽之間氣所生也有忠臣孝子則有人倫有人倫則天地賴以不壞故事關道義名節善無微而不揚明主褒之史官紀之言官陳之凡以激勸一代之士氣人心非徒使旣沒之幽魂懷懷生色於九原也我皇上於順治九年十一月內特發上傳著禮部會同院部等衙門詳訪確查明末死節職名如范景文等十五員孟兆祥等八員先後俱蒙褒卹於以扶植綱常眞昭示萬古之懿典哉諸臣爲不死矣惟是死難情真而未經褒錄者獨遺太僕寺寺丞

申佳允一人臣竊傷之夫佳允之死也在甲申三月十九日而其投井也則於京師之王公廠昭昭在人耳目間豈可假哉查禮部覆疏原因太僕寺順天府保送投井身死而侍讀學士王崇簡之疏大理寺之保俱姦縊死互相參差是以置之無庸再議然佳允係太僕之官而順天府有地方之任則其察核最真最確無疑未可以自縊之參差遂使忠魂烈節鬱鬱於寒泉之下也伏乞皇上勅下該部再加察訪一體褒卹如以太僕寺順天府與臣所保俱爲未確則宜行之直隸督撫學院處再加察訪然廣平禮義之鄉其士大夫相與尸祝而讚誄之者則已久矣臣見皇上昨諭內院纂修順治大訓凡忠臣孝子賢人烈女俱命殫思博採故敢補牘再陳儻孤臣姓字不致淹沒無聞邀一視之曠典列法戒之新編於以表忠勵俗亦裨益風化之一端也云云

奉旨禮部議奏

禮部題爲殉難事同一例孤臣獨未蒙褒仰祈敕部再察准與卹典以錄遺忠以助風化事祠祭司案呈先該本部題覆兵科都魏裔介題前事奉旨依後議魏裔介奏係三月初十日奉旨爲何至今始覆本內滿字魏裔介具奏奉旨日期又未寫著明白回奏欽此除臣等遵旨回話外隨於順治十二年八月十六日行文直隸督撫學院詳察申佳允死難緣由去後又於十月二十三日行催今於十一月十二日准直隸總督李蔭祖咨開看得永年縣鄉宦原任太僕寺寺丞申佳允守義殉難捐軀允宜褒卹祇緣行察之異是以久未蒙恩茲據道府確查申佳允委係於三月十九日衣冠北叩

投在王公廠井內身死。及察巡撫董天機咨文並學院程芳朝咨呈內開道府相同並無異詞等因到部該臣等議得申佳允當日死節事迹部院衙門保送參差未得與卹今旣經直隸督撫等院詳察當日申佳允死節實迹委係三月十九日投井盡節身死應照范景文等例一體旌表奉旨依議祭田帖文直隸廣平府永年縣爲欽奉上傳事蒙戶部咨云云該縣速撥官地十日每日計地七畝給殉難申宦家以作春秋之祭以昭皇恩嘉卹忠魂至意該永年縣知縣余維樞查本縣並無官地二十八社老人等願輸價買給蒙撫院董批允如議施行今買得府城西南張寨村生員張華然地七十畝每畝價銀七兩共銀四百九十兩俱係二十八社人等公同捐資已經丈量交割明白除申報達部外卽日撥與申宦家收管耕種以作春秋致祭之用申氏子孫不得擅自典賣撥換若有勢豪強占或用價私買者以背旨論依律治罪仍將原地追還本主其七十畝錢糧世世照優免例里社不得妄行攀派差徭永遠遵守以昭皇恩於無旣爲此帖付申宦子孫查照帖文事理遵守奉行須至帖者。

申端愍公文集卷一

明 永年申佳胤著

奏議

詳陳先著第一議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臣申佳允奏爲詳陳先著第一議事臣疏陳辦賊有急著有勝著有先著而此時最急無如用人先著卽急著也制勝惟在儲將先著卽勝著也其一曰以諮訪銓司之法諮訪樞屬請詳其議按吏部司官缺出本部發諮訪單於九卿科道公舉中行推知才品卓越者繳單到部再加確覈開列正陪恭候欽點蓋不啻其難其慎務得眞才而用之也兵部四司官銓除之法何獨不然臣願皇上勅下該部自今以往宜照臣部司官例畿北一人畿南一人江北一人江南一人山東等十三省各一二人每遇缺出該部發單諮詢令九卿科道公舉其雄才大略曉暢兵機或歟歷邊方或曾辦虜寇英敏甲科功績顯著者繳單兵部移會臣部列名上請異日開府建牙皆從此出英才濟濟何事旁求臣所謂預儲節鉞之選者此也伏乞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詳陳先著第二議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申佳允奏爲詳陳先著第二議事臣疏陳先著第二款曰以薦舉邊才之法薦舉

將才請詳其議。前者廷臣薦舉邊才，累牘連篇，滿紙誇詭。若人人韓范，在在孫吳也。及敵至，茫然致興亡之歎。臣謂文吏作邊才，畢竟非衝鋒陷陣之料也。禦敵之事，全在得將。將將之要，全在遴才。臣願皇上勅下廷臣，宜炤薦舉邊才例，各舉將才。或同桑梓，或係宦遊，或得之傳聞，或得之目見。各舉武弁中之膽略超羣，伎勇絕倫者，彙送兵部堂上官、同職方司、兵科給事中，公同確覈不堪者，卽行糾駁，以應禦侮之需。以備登壇之選。異日邊疆有警，即可按冊而求，較之白面書生、空談兵事者，不判若霄壤哉。臣所謂專責衝鋒之效者，此也。伏乞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詳陳先著第三議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申佳允奏爲詳陳先著第三議事。臣疏陳先著第三款曰：以保舉守令之法，保舉守把，請詳其議。按保舉守令之法，臣部已奉行矣。近日奉旨，裁置募練，裁通判，置守備，裁州判主簿，置把總，有一番更置，定有一番功效。但守把之官，專司練兵，豈容市井無賴之人，聊以充數乎？臣願皇上勅下兵部，宜炤保舉守令例，令各將領各舉所知，不拘資格，不拘廢弁，或精於火器，或熟於騎射，或驍勇善戰，或足智曉兵，某堪守備，某堪把總，各舉一二人，卽將實蹟開款，彙送兵部堂上官、同職方司、武選司官、公司考驗，果堪實用者，請旨填補；不堪者，卽行駁回，仍連坐舉主。兵科都給事中，年終舉劾，以示勸懲，將見免置之彥，盡入網羅。臣所謂用備干城之求者，此也。伏乞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詳陳先著第四議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申佳允奏爲詳陳先著第四議事臣疏陳先著第四款曰以甄別京堂之法甄別大將請詳其議按臣部甄別京堂再三推敲方得俞旨今日之大將何獨不然夫所謂大將者必其智勇兼全韜鈴夙具遇寇卽能摧鋒遇敵卽能勇戰爲三軍表率爲萬里長城爲九邊保障者也若今之遇敵恇怯不畏法而畏賊不敢死而怕死莫得其一弓半矢之用此以之爲軍卒且不足又何以當專閫之寄乎臣願皇上勅下兵科會同兵部宣炤甄別京堂例逐一推敲斷絕情緣力爲擔任將邊腹各總鎮列其實績悉其生平堪任者留之不堪任者去之分別之中寓鼓舞之意臣所謂精提遴汰之衡者此也伏乞皇上勅部議覆施行

陳母節疏

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申佳允奏爲臣母苦節堪憐臣衷久鬱未展謹瀝血控陳懇乞聖鑒廣孝治之仁宏錫類之教特賜旌表以彰婦節以慰子情事臣祖籍永年傳家清白歷十世俱列衣冠獨臣父化早年失怙壯志未酬孤苦伶仃終身困阨年逾六十尙未有嗣至六十四歲始生臣越六年臣父見背時臣母軒氏年甫二十八歲耳隨臣嫡母邢氏撫膺長號相對嗚咽絕而復甦者再同心砥節顧復遺孤四壁蕭然篝燈互照臣年九歲始入鄉塾從師受書閱八年臣嫡母邢氏又見背隻影相依艱苦倍至臣母以紡織課臣誦讀溽暑寒宵咿唔不輟杼聲四徹聞者唏噓臣守嫡母制十九歲服闋入邑庠明秋旋舉於鄉下第十年公車四上至三十歲始成進士三十年來臣母荆笄疏布茹檗飲冰風雨晦明淚繼以血其

生臣鞠臣者、母以代父。其誨臣督臣者、又以母兼師矣。礪冰霜之節、矢松柏之盟。蓋和丸嘗膽、不知歷過幾許酸辛。此臣所以中夜刺心、翹首叩天而無從也。辛未釋褐彼時卽擬具疏上陳。臣母聞之力爲戒止。曰：守節婦人分內事耳。汝未服官一日。遽爲陳乞。貽我心以不安。非孝也。汝果能貽勉作令。無愧先人。清白之遺。異日幸邀封典。榮及所生。爾時再爲上請。亦未爲晚。迨臣筮仕中州。與河災寇患相終始。萬死一生。風波歷盡。中間省刑清獄。潔己愛民。臣母無刻不舉以相訓誡。於甲戌年考滿。乙亥夏仰荷聖恩。贈臣父化文林郎。如臣官。臣嫡母邢氏。孺人。封臣母軒氏。太孺人。聞命之時。閨家感泣。荏苒七年。俸滿截考。皇上不以臣爲不肖。欽點銓曹。去年十月迎臣母至京。承歡菽水。而臣母又因水土不服。抱疴而歸。臣思親念切。夢繞慈闈。近有僕自里中來。臣急詢臣母近狀。僕述臣母形容漸瘦。飲食漸減。思臣之心。視臣更切。臣聞此語。憂心如焚。寸腸欲斷。又以入署未久。功令方新。未敢遽乞假歸。烏鳥私情。另疏呼籲。因思臣母一生苦節。不於此時披瀝於君父之前。更將何待乎。伏讀大明會典一款。凡民間寡婦三十歲以前夫亡。守志五十歲以後。不改節者。許令旌表。欽此。臣母守節三十餘年。揆之典例。實爲胞合。伏乞皇上特賜旌揚。容臣自備建坊表厥宅里。不獨臣母子憑藉寵榮。凡天下之爲寡婦孤兒者。皆激勸奮誦皇上於億萬年矣。臣冒昧控陳。不勝悚息待命之至。

挑外河疏

吏部考功清吏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申佳允奏。爲守城先守關。議築尤當議鑿。謹陳臣郡綢繆之策。仰

祈天語申飭，刻期舉行，以作士紳急公之氣。以壯金湯永賴之基事。臣家廣平府永年縣，幅員雖小，實爲畿南要害之區。日者孤城無恙，固賴守令諸臣捍禦之力。實恃環城一帶水爲之擁衛也。城南五里許有滏陽河一道，發源於磁州，遶邯鄲而下。昔年守土者引之以護城垣，汪洋浩瀚，實亦奇觀。關廟以外，則坦然陸地矣。比來民力以竭，此時而議創築重城，物力難繼。惟有因水之勢，而挑濬之，不傷財，不勞民庶。幾事半而功倍耳。臣令杞時倣舊令宋致浚池之法，不煩里甲一人，鼓勵鄉紳，合力共舉。至今人猶稱善。臣邑地狹民貧，饑饉洩至斯時，休養而安集之，猶恐其饑寒迫而流徙之念生。卽此浚池一事，宜如宋致與臣治杞之法行之，斷不可派之民間，又增一害也。城以內，計見任鄉紳若而人在籍鄉紳若而人殷實舉監宦裔若而人，每人名下田若干，每田一頃，應挑若干丈，務極闊深，宛成天塹。按畝認工，勒期課竣。至若單筦下戶，盡行豁免焉。而此鄉紳舉監人等，誰無父母妻子？誰無身家性命？知必慷慨樂趨，決不忍隔膜坐視也。關廟以外，大隄以內，亦如近垣水勢，一望無涯。異日卽有他虞，附城屹然可恃。關存而城益固，鑿深而築益崇矣。目今凶歲民饑，借此僱工一節，仰而待哺於素封之家，寓賑濟之意於力役之中，利在一時，況近隄之地，不比膏腴，皆斥鹵不便耕種者，漸開之以魚芡葭蒲之獲利，又在後世自衛之計。人有同心，未雨之圖，刻難緩待。臣雖至愚極陋，願與桑梓諸臣交勘之也。至於固圉保民之策，何以有堅無瑕，輯兵和衆之方，何以有備無患？是在撫按有司加之意耳。又不但臣郡一塊土，浚池一段事也。統祈皇上亟諭施行。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

申端愍公文集卷二

記傳序行狀跋

新建廣濟閘碑記

廣平郡誌曰。滏河出神龐山。達海。所經郡縣皆兩崖高壙。獨入永年界。西起賈葛。東竟東橋。南岸一望平田。而北岸寬。不過數十丈。狹者僅數武。隄削而下。河流曲折東走。若天造地設。藉巨浸資灌溉。號地利焉。成化二十年。郡伯李公倣西門豹遺意。始創利民閘。城南攸賴。嘉靖間高公斟酌水利。由大慈村鑿隄砌石。引水灌護駕等村。分浚溝洫。教民秧稻。萬姓便之。後來建閘六道。李公實開始焉。七閘之一曰濟民。地界西閣村隄上。創於嘉靖四十一年之秋。蓋倡自司理石南楊公云。至乙丑之秋再修之。則適庵李公襄厥事耳。邯暴陳國護等者。於遷城頭建漫河二閘。後來相繼而起。壅水上流。涓滴不下。稻種俱枯。至崇禎十三年歲大饑。人相食。始剝樹皮。繼食道殣。既而有母食子。夫食婦。郊關有以人肉市者。流離在道。死亡相枕藉。士人計無復之。擬引水灌田以救殘喘。西閣村隄居民李聯芳。擬於濟閘之東百步許。另議建閘。嗟乏資具。予附馬眉白先生之後。先輸百金。首倡斯舉。請之太守歐陽公。公曰。善。值郝侯以迎刃材。由肥鄉繁移吾邑。甫下車軫念民艱。銳意修復。時天亢旱。麥苗漸槁。方憂甚。此一役也。聞之喜甚。迺於三月初九日。請啓隄土。紅幣金錢。重加獎犒。又捐俸錢四十銀爲助。父老童稚環觀如堵。翕翕然膝下之依。旨否。

之嘗矣。躬親勸課，釀酒祝河，爰歌滿庭芳，一闋暢洞癡，一體之懷曰：趁曲隨灣，因高就下，生成一派膏泉。天公不應求地，不求天，況有仁人義舉，開畚鍤廣布金錢，對清流一時喜笑，此處可豐年。視罷迴羸馬，沙迷舊路，何日新田還？求取霖雨，天地同憐，多少停耕待耨，兵火裏饑饉催殘，遙望斷千村萬落，教我淚潛潛。嗟乎！饑溺刺懷，情見乎詞矣。衆心咸奮，按畝趨工，杵聲震野，風雨弗輟，抵四月八日告竣矣。侯由濟民之意，而充拓之，錫以嘉名曰廣濟。落成之日，土人索予一言，載貞珉予喟然歎曰：救荒無奇策，自古記之矣。千百年未有之凶歲，尚有子遺哉？民之所利而利之，宣尼抉其義曰：因蓋一字丹、千金劑也。昔高宗之命，傅說曰：若大旱，汝作霖雨。後人爲之解曰：霖雨是蛟龍之靈也，何能作？蓋桔槔製而抱甕，息井泉通而糞澤棄，人爲之能信，足以奪天工之巧，矧箕星之精，謂不足以彌旱魃之虐也歟哉？先民有言，洵不誣已。濟民間依乎溢，廣濟閭依乎濟，民所謂因也。侯家視邑，子視民，以因爲創，以地補天，辨此血忱，用回天賜，若灑撫摩之淚，照流亡之屋，殫厥心矣，功其懋也。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侯其有焉，碑陰蠹蟲尸祝聿新，視往詰之猷伐，亭亭更不朽矣。賴異日霖雨天下，有如此河。歐陽公譁主生，號惺菴，江西廬陵人，甲戌科進士。郝侯諱綱，號賓如，山東齊河縣人，丁丑科進士。崇禎十四年辛巳夏四月吉日。

臨洛驛馬政記

我朝自定鼎燕都，遐荒通貢，西南絡繹，盡取道於臨洛。爰設驛站，派永年馬十八匹，成安一匹一分，肥鄉二匹三分，曲周八匹五分，廣平三四六分，雞澤一匹，威縣七分，清河七分，開州十四匹三分，合計五十四。

各有差編定各處里甲輪流喂養民蓋久苦難支矣萬歷初年郡守蔣公獨加軫念力爲變通酌議每匹工料額銀一百四十兩著派定州縣各按匹數編入條鞭炤畝均徵募里民諳驛事習馬性者支領應役從前僉派里甲之害遵旨禁約於是驛有供應農無奔馳積年喂養之苦一朝頓息真不易之良法也無奈羽書旁午當事者迫於度支告匱遂議節省勘合馬牌每匹裁銀三十四兩扣留解部以濟燃眉酌工料之有餘補經費之不足不過爲一時權宜計豈知郵符之裁革僅十分之一工料之裁減幾十分之三較之常數已不相敷兼以時方多故差役倍增年穀不登豆芻騰貴顧欲以裁去之銀兩辦極貴之草料應極煩之差徭甯可得乎迨夫募夫多逋矣驛站幾倒矣乃議僉報輪應蹈萬歷以前之夙弊復任其恣情扳累橫索包賠剝閭縣之膏脂填難厭之谿壑究使民生日蹙驛害愈滋吁亦無策甚矣光山程公世昌來守茲郡洞知斯害急同邑侯宋公祖乙關會畿郡各屬力請道院諄復詳懇兩院報可會稿代題十一年二月兵部奉旨覆奏咨行院道府確議通行時縣議得臨洛驛雖設自永實非永私驛也天下咽喉永實當其地耳當日裁則俱裁今日復則俱復則夫加添工料不得謂永急而各縣可緩爰計馬匹每年量加錢六萬八千六百四十文分派各屬各炤馬數按地均攤卽原額編派係外府所屬不便催提者仍分各縣代徵以足前數炤舊召募應付往來務令種地者出錢應募者出力僉報之衆散而歸農如永年額馬十八匹共該添錢一百二十三萬五千五百二十文代他府添錢二十四萬二千三十二文共該添錢一百四十七萬七千五百五十二文按地冊載地九千七百六十三頃八畝零除優免二千六百七十

七頃六十二畝零餘行差寄莊兩項共七千九十六頃八畝零通行加派炤前馬數每畝該徵錢二文零八釐五毫零他縣徵數類是至徵發之規貯收之所官雖不啓其封緘仍著嚴司其筦鑰俟徵完日與原工料銀一百零六兩併依期給領不使吏胥有那借侵漁等弊兩公之所以媲美蔣公者不旣宏且遠哉然兩公甯不欲以驛還驛以民還民兩相安於無事惟是扣裁不可返諸司農矣舊額不能充夫工料矣遲廻卻顧計無復之姑爲是議以救目前之急耳不然二文零八釐之派豈遽加諸民哉後之蒞我洛者守兩公之成法諒兩公之苦心當兵戈旣息財用少充速爲變通使扣裁歸諸驛加派豁諸民驛民兩不稱累善矣尤當清察弊端嚴絕濫支勿藉言僉派爲往例踵而復僉亦勿藉言加派爲救時從而又派庶飛差永脫薄斂易完民之受利於今者可無虞於後矣余於茲不能無深望云

侯生傳

余曩自儀封調杞令未幾寇大至維時杞城短垣耳又傾圮中土習於治平久目不辨戈櫓寇數萬肉薄環攻一晝夜賴紳士奮同心力城以獲全其時侯生之翰之力爲多生名柱明杞庠士也素慷慨明於忠孝大義家世通顯不以貨財自擁濟人之急貧交待以舉火者無算或稱貸積十百往往折券去凶年散穀全活及於鄰封於是邑中號爲長者城守之役捐貲募敢死士與予同擐甲提弓劍手放火礮立矢石烈焰中寇登陴率斬墮城下僕陳良中流矢立斃生不爲動比寇退議修築爲久遠計慨然出精繆數十百屹屹成金湯生實首倡焉丁丑予內召爲銓部郎壬午城遂陷予慟念舊遊南望雪涕已而問侯生者

安在杞人曰烈烈死矣先是賊帥圍大梁諸郡邑望風解散杞無固志稍稍潛出走生憤甚振袂裂背曰吾祖若父世居此一旦舍去獨以存亡遺邑大夫哉且俱去城勢無完理是我自陷耳率衆固守然竟不支城破身被數創以死嗚呼此可謂識去就者矣今中原破裂無完土寇焰如燎原雖守令之責乃其居民豪傑多爲三窟計志已貳矣君誰與守使人人如侯生天下事尙可爲也侯氏其先潁州人徙杞八世而傳大參公應徵以直介有聲於時是爲生王父父承芳母口氏生敦樸好學問積書甲於中州皆手自讐校十上省試不錄晚廢去以詩酒自娛配翟氏子三延禧殤延祚延祐皆諸生能世其業

考功氏曰杞蓋有鼎元劉湛陸先生云先生明絕學以綱常振末俗居平豔稱忠孝事鄉人聞之熟矣故多感慕礪名節而侯生以忠死侯生一布衣士可以不死者見夫忍恥圖苟活夙痛心焉志所不能堪奚必有士哉然使若人不一用其志徒以布衣死里閈中則又世道之可慨也已

永年縣志序

永附郡無專志志肇於東平宋侯諱祖乙東平州人進士崇禎八年任至齊河郝侯諱綱山東齊河人士崇禎十三年任下車之日乃告竣三載政成芳猷煥焯立功立言具足不朽宋侯有造吾永於志已見一斑矣郝侯調永之始由肥鄉調永關心民瘼銳意興除倡毀橫閘之議而萬姓之積憤抒矣首建廣濟之閘而千畝之美利溥矣緩米豆之徵子遺續命之膏也申災疫之請流亡照屋之燭也練兵固閘督奸禦侮禮賢造士賑孳恤孤善政鱗鱗不勝紀載士民擬續收新績用成完乘而郝侯則謙謝不遑曰舊尹之政弗敢掠也舊政之美亦可宗也抑

抑之度遜膚不居則又浩浩乎泝河漢之無極矣姑紀其略以俟後來

讀史摘要序

二十一史史繁矣廢寢食窮歲月讀未必竟卽竟矣亦未必記憶也多亦奚爲子甚苦之偶繙全帙摘數條付涵兒鈔錄壽厥梓俾讀史者心眼爽然曰某人必傳某事必不朽某議論孤行於上下古今必不可磨蝕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矧茲八十三條何必不蔽二十一史也始漢終宋邈遠之與冗蕪槩刪焉曰總以存其要者云爾

鄭儀之制藝序

吾社諸兄弟皆一時英雋也其間尤超越者推儀之爲白眉儀之鍾兩間之秀夙具靈根而精神所嚮往又復津津好古家之塾刱一小閣讀書其中涼夜篝燈長吟不輟亦忘其戶外之參橫月落也造詣日邃文藝日工每搦管妙緒元機霏霏滿楮而隻字片語直將吞吐千秋夐絕一世以故屢試有司輒裒然冠多士衡文者無不賞爲青錢選乃辛酉之役竟致造物所尼歸來益奮志下帷掩扉謝客三年間聲色貨味灑然不染於衷而一片苦心刻刻與經史相印合其下筆更嘔肝吐膽領異標新凡考究筌蹄斤斤務元惟求會心而後止今秋北上果脫穎而出蓋文章信有定價耳儀之王父爲名太守尊公由儒彥皆成均儀之家學淵源克繩祖武明春射策應奪傳臚首唱鄭之閥閱屹看隆隆再振其同社諸兄弟不相與彈冠稱慶哉

和丸齋新藝自序

予做秀才僅八月爲孝廉竟十年刊和丸草在秀才英發時也人爭羨之刊公車稿在孝廉蹭蹬時也人幾厭之今春之役幸捷南宮偶走長安書肆中見有懸和丸草者閱之不覺失笑曰花樣不新那堪入眼三年前之公車稿已敝帝矣又安有十年塵土之和丸草哉梓人索近稿不已爰簡笑囊聊搜數藝敢云不失故吾亦曰微齋腐案云爾羨與厭又奚暇問世耶

孔氏家志後序

邵子曰仲尼以萬世爲土故帝王師相代有消歇而素王一綫即雜霸之間統諸子百家之曲學罔不奉爲斯文鼻祖無敢祧焉者豈仲尼不朽於人心哉人心中各鏤一仲尼譜也闕里孔祀代有闡揚而甯儀一系與浙衢并荷異數我國家崇禮師儒典綦渥制綦周哉小子綰綬浚儀日與襲封國學翰之孔君指點先侯墮封遺壤斷碣殘碑莊誦甯儀家志乃知孔氏之竟而甯也自武德始也山東頻難貞觀爲保全聖裔計而封襯聖於宋故墟蓋微子始封在焉其甯而闢里也自元和始也閱五世東土旣平惟畊有歸竟議而留惟一於楮壻原蓋襯聖丘壠在焉其甯而轉徙儀也自至元始也水災遷徙世祖有文學詔而授孔秀爲儀封簿宦而附籍蓋亦曰先聖振鐸之所在焉且展卷而仁義道德之英爽宛然展卷而六十四代之血脉井然展卷而累朝之殊恩隆遇勅制命誥犧然展卷而昔人之奏疏文移碑銘序誌秩然典而核詳而有則雖家乘洵信史哉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致慨於文獻無徵今日者國學君與數十子衿

輩、英英振起、而獻足矣。甯儀一誌、與孝思錄、英葉集諸篇並傳、而文足矣。足則能徵、徵則悠遠。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故宜與闕里大宗並弗墜於萬萬世哉。小子讀聖人之書、食聖人之報、蒞聖人之土、而交聖人之雲礪、獨親攷聖人之譜牒、獨悉倘亦沐聖人之教澤、獨奇而獨深者乎。烏能無一言緩簡末。

贈文林郎杞縣知縣先考阜岩府君行狀

先君見背時、不孝甫六齡耳。先君音容色笑、僅可追摹彷彿、而微言懿行、恨不能記憶什之二三也。卽家慈亦不過摭舉一二往事。先君隱德、善韜晦、舉動不令室人知。前休湮沒、終天之恨也。慟哉。謹掩淚而強撮其大都。先曾祖諱緒、仕徐州倉大使、精書算、持大體、凜凜盡厥職。先祖諱羽、邑庠生、風流儻倜、不事家。人產、雖環堵蕭然而處之裕如。尤曉通音律、縱放詩酒、爲儕輩推重焉。先祖生二子、長諱俸、次卽先君諱化、號阜岩。蚤年失怙、茕茕靡所依、稍長就外塾從里中先生遊、性聰慧、過目成誦、因家事蕭乏、束修艱窘、慨然曰：吾母春秋高、而吾受書於外、何以承菽水歡、讀書欲何爲、遂輟業焉。乃躬貿易以自給、與兄俸竭力事母、互相友愛、宗族鄉黨無間言。次妹尙幼、恩勤撫之、時家徒壁立、僅能存活、而母子兄妹之間、太和常自盎然。兄先故、遺孤女一、甫八月、先君鞠育踰於已出、萬苦千辛、無間寒暑晝夜、長成、爲之婚嫁、稱貸辦粧匱、時人義之。長妹適王、貧而有三子、先君召其仲子、養之者數年、不幸夭折、又召其季子、養之爲己子、爲之娶婦、訓以生理。先君故、未幾而季亦殂、次妹適杜、杜世宦而家饒裕、先君與之偕力供母、若愛若誠、無所不至。母疾篤、一切後事各矢心自致、且語妹云：妹以饒於力、故平時奉母、吾不能先而讓妹、今母

將辭世此際所最重者棺槨耳人子畢世之忱具在於此於此虛擲永無自致之期矣吾當獨力營之不能讓妹也傾其所有備極堅美焉父母歿後數十年間追遠之誠無一息懈而塋在臨洺鎮西距郡城七十里許乃於生辰忌日歲時伏臘或策蹇或徒步畢竟一往往則栽灌墓木焚燒紙錢輒流涕不能語墳東南買地二十畝歲輸正賦尤宗屬中所不肯爲者先君雖未深習經書而於上下古今理亂興衰之故無不了了胸中稗官小紀野史外傳尤能抵掌而談鑿鑿不爽至其真醇豈弟絕無近世機變之習而復介潔公耿不忮不求自少至長絕不見一暴厲之容憤怒之語雖性極恬和而亦不受侮玩時一几獨坐嬉嬉怡怡而肆中老少環立不命之坐不敢坐里中少年儇佻成風一見先君卽爲斂跡凡所爲不善狀甯受官司朴責不欲聞於先君有李姓者中邪祟病瘋狂披髮跳叫動以瓦石擊人人不敢近一見先君便伏地痛哭尤異事也先君性嗜酒微醺卽止不及亂恬泊自持遇貴介卽引避從不一揖同邑薦紳半屬瓜葛竟年不一面也時族屬鼎盛甲第蟬聯兄輩崧岩開府雲中紫岩掌禮垣明岩汝南別駕友石守莒州石岩令息縣恆岩鑑庵俱孝廉極一時之盛而先君從不出諸口曰簪紳自簪紳韋布自韋布也吾何有焉元旦拜晤之外足跡不一至其門崧岩伯笑曰三門二弟倔強猶昔具酒強招之竟日穆如也先是崧岩僉憲磁州先君貿易入其疆同行者私語於人曰此司道弟也先君聞之急命返棹詢其故曰吾兄爲此地風憲官而我以一介布衣爲人物色豈不貽地方累問者歎服而退肆中偶被盜火甲夜執之走告先君至中途問其狀曰鄰人之婦也先君云我去而婦被執定當鳴之官此婦何以見若夫非梁上

縕卽井中泥矣其速釋去但曰申某未之知可也一夕坐月下見壁側有螢火光家人掘其地內埋瓷磚覆以蓋中若有物者先君曰吾薄福人也得之不祥其掩之嗟乎釋盜不問有陳太邱之風焉揮金不顧有管幼安之誼焉先君豈可於今人中求之哉先君中年無子得一女如掌中珠先所育伯氏女適高姓高固市井僧而伯氏女尤險毒而深刻反視先君親女爲駢母指日夜謀所以陰傷之侍婢爲之不平先君曰吾女有我在吾兄亡遺此弱息安可與較或者撫育未至乎不然何人情相遠甚也恩養愛恤始終不替先君慷慨好施予逢僧則飯遇乞則哺餽寡孤獨顛連困苦之人量力之所至俱爲助給而修橋煮粥糜無不殫厥心力而爲之獨不好浮圖曰其外道也將焉用此由是年彌高德彌邵盛德之名達於遠邇內而本宗外而戚屬以及鄰交市肆之夫咸以真實之心結納之以樂易之風噓拂之故貴賤賢愚尊卑大小無不親愛敬慕焉生平與世無爭競從未屈膝於公庭鄉飲大典邑侯敦請遜謝者久之曰我何人斯而煩子大夫折節甯不貽羞樽俎堅辭之事遂寢行年六十無子而女子歸後旋殂殂之前三日閉目不食所談俱因果事若乞憐於司命者之前曰吾願往事但如吾父何久之隨輶然喜曰佳兒佳兒吾費力如斯乃獲有此父其抱之而歸吾去矣左右皆聞之乃溘然長逝越數年後而不孝生先君時年六十四矣先君喜不孝之生也終不能忘情於女痛惋殊甚竟日鬱然閉門灌漑花卉調養魚鳥以寄寫無聊越六年無疾而終終之日家慈詢後事曰吾平生無一善狀但內省此心仰不愧天俯不愧人暗室不愧衾影晚年得子或者其克昌乎且叮嚀家慈曰勿以婦人之見姑息養驕俾此兒貽玷家譜也又何言

又何言卒之日陰雲四合霪雨如霰雖遠近之人聞之無不拊心頓足揮淚失聲而里中耆舊猶於數十年後稱頌咨嗟津津不去口先君生於嘉靖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卒於萬曆三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得壽七十距今二十八年矣不孝舉孝廉便欲請銘隧石而鈍材塞吻每一搨管輒泣下霑襟弗能措一詞今日成進士作令三年邀茲恩典榮及所生爰因兄靈允譜輯先君小傳成而又細詢家慈兼憶平昔得之叔兄睹聞者雜陳錯纂而不備不文竟未悉先君休美之萬一也則不孝終天之恨亦終天之罪耳

申氏家譜跋

吾族舊矣譜未梓闕事耳鄒縣兄笥中獲一藁藏十年茲付梓弁以贈考功府君引言附王太史張孝廉兩傳表厥嫗誌不忘也世系圖闕像贊闕九世十世宗支闕山塋圖闕誥勅碑銘行狀闕外傳闕闕不一譜雖梓猶闕事耳有補闕備嫗儼然全乘焉期以異日崇禎十三年歲次庚辰閏正月九世孫佳允題於司功公署

申端愍公集卷末

明史本傳

申佳允字孔嘉永年人崇禎四年進士授儀封知縣縣故多盜允嚴保甲法盜無所容露兩河決艤舟怒濤中塞其口摘大猾寘之法以才調杞縣八年賊掃地王率萬人來攻城士垣多圮允募死士擊走賊因覽其城唐王聿鍵勤王將抵開封諸大吏惴恐集議曰留之不聽行守土者且得罪允曰惟周王可留之衆稱善用其計治行卓異擢吏部文選主事上備邊五策進考功員外郎佐京察大學士薛國觀傾少詹事文安之安之佳允座主也事連佳允左遷南京國子博士久之遷大理評事進太僕丞閱馬近畿聞李自成破居庸歎曰京師不守矣君父有難焉逃死馳入都遍謁大臣爲畫戰守策皆不省貽子涵光等書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也命不可違也天下事莫不壞于貪生而畏死死于疾死于利死于刑死于房幃死于戰鬪均死也死數者不死君父蓋亦不善用死矣今日之事君父之事死義也猶命也我則行之京師陷冠帶辭母策馬至王恭廠從者請易服以避賊佳允曰吾起微賤食祿十三年國事至此敢愛死乎兩僕環守不去給之曰吾不死也我將擇善地焉下馬旁見灌畦巨井急躍入僕號呼欲出之佳允亦呼曰告太安人有子作忠臣勿過傷也遂死年四十三贈太僕少卿謚節愍本朝賜謚端愍

申節愍公傳

華亭陳子龍

申節愍公者名佳允字孔嘉其先晉之屯留人後東徙永年九世矣考曰贈考功員外郎阜岩公化有隱德公生六歲而孤家貧特立無所仰給母軒太安人織紝持門戶日或不再食而公自童稚時以節操剛正自厲向人無饑寒之色人莫測也十九補博士弟子員二十舉於鄉又十年始成進士拜儀封令儀封小邑民謹樸易治公減省條教一意休息之大河界邑中河以北多劇盜公修閭黨之政令民自約束使奸無所容又廣置耳目明設購賞盜皆出奔抱鼓罕鳴民以安堵邑有大豪張甲爲姦猾亂治民家訟獄慮無不爲軒輕卽令有所興革必先與參伍否則格不行反持令短長令遜謝乃已前後經數令莫敢問公至立按之罪至死境內震慄居一載大霖雨河決公艤舟欲渡雷雨大作晦冥不辨吏民數千人爭叩頭請公登岸公不聽親操圭璧沈白馬負薪柴實土石爲捷若夏屋者以十數塞決口水爲之卻隄以立成滿三載舉治劇徒杞令杞壞大而俗侈公清嚴自持造謁不行廚傳蕭然無魚脯之饋會是時雍豫諸盜大起有號掃地王者率精賊萬人環攻杞一晝夜公戎服登陴禦之手劍斬賊渠傷指不退夜出奇兵奮擊賊敗去公聚父老謀曰賊雖退爾城短垣耳不足以任樓櫓燭工庀材易以埏埴三月告成民不知役以治行尤異擢吏部文選司主事方先皇帝時懲貪法嚴而士大夫營殖不少衰銓司爲尤甚雖局戶深居而外相通關廣開阡陌公廉直介立非其人不與交退食燕坐精誦竟日人莫敢請間衡量人物剖別邪正斷斷如也會邊事急公條上便宜數端上皆優詔答之久之轉考功員外郎當大計吏公爲協理貶黜無所迴避罔不審當仕路爲清而權貴弗善也韓城方柄國排斥善類不遺餘力公之師文先生

與韓城有郤。中以微法。并及公。公上書太宰。言文先生清端。輩語無左驗。願身獨爲師受嚴譴。不聽。降南京國子博士。研洞經學。於毛詩論語多所發明。韓城敗。諸正士稍稍召還。公遷大理評事。又一年。遷太僕寺丞。甲申。以牧事出巡近畿。聞賊薄居庸。分兵自常山入。畿南郡縣望風奔潰。或勸公京師危在旦暮。公幸在外。可徐圖進止。勿與其難。公奮袂流涕曰。我固知京師必不守。我君在焉。安危共之。何所逃避。遂策馬至都城。時三月十二日也。門局者一旬矣。卽入徧謁諸大臣。畫戰守之策甚悉。俱不省。公貽其子涵光書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重恩。誓以死報。時儕輩或問公有變。雍髮可免。公曰。是倖活也。不可。庶幾得當以報漢可乎。公曰。此亦藉口耳。能則任爲之。十八日。聚賓客爲仲子行冠禮。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人於地下也。十九日。城破。左右請易服匿他所。公笑曰。我此來何爲者。苟避也。無甯不入。我以孤童隨老母起微賤。主上不以爲不肖。食祿十有三年。國家事至此。何所復顧。獨念太安人年老逢難。長背罔極。然辱身以辱親。不孝滋大。我志決矣。顧視兩僕。固守不去。給之曰。我自擇善地。至王公廠。有灌畦巨井焉。兩僕知公意。急挽公。公裂袖躍入。兩僕呼號。垂綆救之。公在下呼曰。汝等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有子作忠臣。母過戚也。遂沒。時年四十有三。公性儉素。雖歷華要。不營生產。居處甚薄。與人交。平易無崖岸。而中實耿介。嗜讀書。非公事手不離。絢素於詩好稱李崆峒。何大復云。子涵光、涵煜、涵盼。皆世其業。涵光才尤高工文章。

陳子曰。記曰。儒有見死不更其守者。平時蒙廡仕。享鼎食。見國將危。擇地而蹈。越境乃免。君臣之義。何其

薄哉。古之志士可以不死而必死。恥徼倖也。是故申蒯遂齊斷左臂。宏演還衛肝用剖。越甲一鳴雍門死。莒穆遇難厲附殉。彼如不死。固無繩焉。申公出次在郊。入國赴難。可謂忠矣。詩云。彼其之子。舍命不渝。其公之謂與。

年譜

萬歷三十年壬寅閏二月二十九日寅時公生。

我申亦山西屯留人。元末避亂徙居絳縣。二世祖諱庸。明初赴山東掖縣令道經永年得吉壤。因遷始祖諱文美櫬葬聰明山之西。今祖塋是也。是爲永年申氏始初居石碑口村。後仕宦者多乃入郡城。三世祖諱達以人才仕至汝甯府知府。加布政司參政。四世祖諱甯舉賢良方正徵至京引疾不仕。以詩書教授里中。號二經先生。五世祖諱廣靈璧簿累封奉直大夫戶部郎中。六世祖諱緒。徐州倉使兄綸。登宏治乙丑科進士。仕至雲南副使。七世祖諱羽庠生高才不羈家遂中落。八世阜岩公諱化卽先大父。以家貧不竟學。娶於邢暨軒。時諸從兄弟佐爲都御史巡撫大同介禮科左給事中。偉汝甯府通判。僑知息縣中清守莒州儲中道俱舉人一方推鼎盛。公獨落落剛介自守。事母孝好施多隱德。初艱於嗣。一女適路氏。一旦病且死。忽閉目自語。我固願往。奈吾父無子何。已而笑曰。嘉兒嘉兒。好將去未幾。祖母軒生公。先大父年六十四矣。人以爲盛德之報。其後必昌云。

三十一年癸卯公二歲。

三十二年甲辰公三歲
三十三年乙巳公四歲
三十四年丙午公五歲
三十五年丁未公六歲
三十六年戊申公七歲

正月二十四日先大父卒時家貧中外無所倚祖母紡績以佐爨飧有時不繼

三十七年己酉公八歲
三十八年庚戌公九歲

初就外傳行里巷中目不旁視讀書刻勵不待督責寒夜一燈書聲與杼機相答不夜分不止也先伯祖諱俸無子一女適高氏甥皆獷悍無人禮欺公寡弱所以凌之者備至祖母撫公飲泣而已

三十九年辛亥公十歲
四十年壬子公十一歲
四十一年癸丑公十二歲
四十二年甲寅公十三歲
四十三年乙卯公十四歲

四十四年丙辰公十五歲。

邢安人卒。

四十五年丁巳公十六歲。

四十六年戊午公十七歲。

服闋冬娶先慈斬安人外大父草堂翁諱一鶚富饒多大度好相人一見公奇之使人道意遂委禽焉諸戚皆不悅曰翁素貴此女乃以字貧子耶翁不聽

四十七年己未公十八歲。

十一月三十日丑時長子涵光生。

泰昌元年庚申公十九歲。

赴童子試府冠軍以第二人補邑庠生公初從學李端吾先生際盛長乃從族兄璵學舉業又從再從兄靈允講性理綱鑑靈允萬曆乙卯科舉人璵後亦舉天啟丁卯科

天啓元年辛酉公二十歲。

赴通州遺才試督學御史左公光斗奇其文拔冠十學秋以詩經中十八名房考爲中書舍人光州楊公景明刻和丸草遠近爭傳誦之公性至孝故齋稿皆以和丸名志不忘也

二年壬戌公二十一歲。

會試下第

三年癸亥公二十二歲。

四年甲子公二十三歲。

五年乙丑公二十四歲。

會試下第刻公車稿。

六年丙寅公二十五歲。

與郡中名宿結社制藝之外間作詩歌於是詩名大震。

七年丁卯公二十六歲。

崇禎元年戊辰公二十七歲。

會試下第八月十八日申時次子涵煜生公自以連舉進士不第奮志下帷築室於滻南韓家屯屏絕人事。

二年己巳公二十八歲。

作詠史絕句百首。

三年庚午公二十九歲。

十二月初一日亥時長女生。

四年辛未公三十歲。

成進士名在三百三十二廷試三甲九十五更命觀政房考爲侍講文鐵菴先生安之刻和丸齋并小品二稿七月筮仕得河南開封府儀封縣知縣八月赴任時中州尙全盛儀小邑易治公簡省條教一切與休息政聲大著時進諸生課文藝自公多暇里中故舊來者不絕飲酒賦詩以爲娛刻君子亭詩集四書鐸詩經鐸行於時

五年壬申公三十一歲。

大霖雨河決公艤舟怒濤中冒雨指揮決口隨塞邑人得免漂沒邑有巨猾張姓者武斷爲鄉曲蠹凡諸興革必先關白乃以告令令不當意則以他事中傷之公聲其罪置於法邑人大稱快邑東鄰曹濮稱盜藪公嚴閭黨之政使奸無所容盜皆奔出境

六年癸酉公三十二歲。

分較豫聞得范廷茂等五人冬兼署杞縣事杞令入覲中道返公在杞未幾政教大孚及杞令行取去士民請於諸上官願得公爲令

七年甲戌公三十三歲。

臺使者以公才堪治劇特章薦之冬調杞縣杞巖邑號難治公鎮之以嚴聽斷明敏人人斂服方署事時劉公理順尙爲舉人公重其守事事咨訪之交相得也是歲劉公中鼎元

八年乙亥公三十四歲。

正月流賊號掃地王者率衆數萬餘突至時承平久民不知兵杞城土垣多傾圯跛羊可上公率士民登陴死守賊肉薄環攻百道俱進公調度有方親督戰手馘怯卒懸金募死士無不人人奮勇多所斬獲賊奪氣遁去杞城廣九里許是夜公徒步巡城幾十週趾甲爲脫賊退進紳士爲久遠計大築城易土爲磚石三月告成民不知役至今屹然如金湯詳載杞志是歲考滿贈大父如公官祖母邢贈孺人軒封太孺人先慈封孺人子涵光娶婦盧氏甲子科舉人愬允公女也

九年丙子公三十五歲

復分較豫闈易經得李兆民等六人偶閱書經房得一卷甚奇以示主者首薦之乃商邱吳伯裔名士也故吳終身執弟子禮方入闈時唐藩越境將赴都臺使者大恐集諸公議曰留之不聽行則守土者且得罪奈何公曰惟周藩能留之他人無能爲也臺使者大喜如公指唐藩遂止不得發

十年丁丑公三十六歲

入覲舉卓異陞吏部文選司主事益自恪謹門無雜賓苞苴槩擯不得入日袖短帙諮詢人材有所聞卽手疏之秘不示人每主者問及言其人頗末甚悉主者嘉嘆詩有春明集

十一年戊寅公三十七歲

上疏陳太孺人孀節狀得俞旨建坊旌表九月十五日寅時季子涵盼生考取保舉首拔貴池劉伯宗

城爲知州。江南正人領袖也。冬上備邊五事。俱下部議行。時朝臣多固黨與鮮中立者。公嶄然無所偏倚。嘗曰。人臣一著依附。便是私小人。勿論矣。卽依附君子亦不可。

十二年己卯。公三十八歲。

爲次子涵煜聘婦李氏。湖廣道御史春蓁公女也。

十三年庚辰。公三十九歲。

陞考功司員外郎。覃恩再贈大父如公官邢孺人贈安人軒太孺人封太安人。先慈封安人。冬協理大計。於善類多所護持。羣小不悅。思有以中之矣。計典畢。公見時事日非。作懷歸詩三十章。浩然有去志。時薛韓城當國。抑折正人無遺類。公師文鍊菴先生。與薛素有郤。辭以他事羅織。中文以微法牽連及公。公上書冢宰言。文先生清端有重望。蜚語無左驗。願獨以身受嚴譴。不許。請南遂改南京國子監博士。十八月歸里。角巾野服。與二三老友吟嘯南園。詩有南園集。

十四年辛巳。公四十歲。

八月赴留都。留都人士聞公至。人人欲望顏色。問字者無虛日。時謫南雍者七人。皆賢者。如姚都諫。思孝。王給事之晉。李侍御模。望尤著。公作南雍七子詩。黃石齋先生道周。拜杖南旋。與公把臂。極相推重。爲留連數日。乃去。書寓中一聯云。俸薄難供鶴。官閒但種梅。故時自號梅鶴寓人。詩有秣陵集。

十五年壬午。公四十一歲。

給假旋里。時韓城敗。賜死。諸正人稍稍召還。遷公大理寺評事。赴都值警。道梗塞。歸守城宿。城頭者月餘。

十六年癸未。公四十二歲。

春入都。陞太僕寺寺丞。公在南及家居三載。不以一字通朝貴。諸故舊有欲汲薦者。力止之。時周宜興用事。附之者立致顯要。公爲周辛未所取士。至都不一投謁。一日遇於朝揖而退。周目送之曰。彼修然者誰耶。或以公對。周恚曰。申君少我耶。焉有門下士令座主不識其面者。或以尤公。公笑不應。未幾。周敗。亦賜死。附之者皆驚竄。無敢往哭。公獨哭之如禮。經紀其喪。南還。冬嫁女曲周路澤農漕撫都御史振飛公季子也。范公景文還朝。與公一見爲莫逆。嘗唱和詩。共裝潢爲冊。同人傳和之。詩有後春明集。十七年甲申。公四十三歲。

二月。以牧事出巡近畿。未幾。聞流寇漸逼京師。所至披靡不守。朝臣或借事出國門。則疾馳去。所親謂公身既在外。可徐圖進止。無及於難。公叱之曰。吾君在焉。安危共之耳。奚避。乃間道抵都門。蓋三月十二日也。門局者旬餘矣。公入謁。當事畫戰守策。皆不省。知大事已去。時子光奉母及幼子盼居里中。煜尚垂髫。隨祖母在京邸。公遺書與光訣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重恩。誓以死報。不復顧家矣。儕輩或就問公。脫有變。薙髮可免乎。公曰。是倖活也。不可。曰。庶幾得當以報漢。如何。公曰。此亦借口耳。能則任爲之。十八日。召賓客與子煜行冠禮。曰。昔人謂冠帶見先人於地下。吾以成

人望子矣。因以所著詩文付煜曰：好藏之。吾無長物。生平精力見於此。是晚飲食如常。爲煜備言齊家立行之道。十九日聞城破。冠帶拜太安人曰：母勿慮。兒不敢遺母辱。遂騎馬出時。大名成公克輩爲庶常鄰居。公過之。以老母幼子爲託。曰：恨不得溪流一泓。畢吾事。井太促。殊閼人耳。復騎馬至王公廠。左右請易服避他所。公笑曰：吾此來何爲。苟避也。甯不入矣。國家事至此。豈忍苟活。獨太安人年老逢難。用是拳拳然辱身以辱親。不孝滋大。吾志決矣。視兩僕固守不去。給之曰：我擇有善地下馬行。有灌畦巨井焉。北向再拜呼聖明者三。兩僕知公意急。挽公公奮袖。袖裂。遂投井中。兩僕呼號欲救之。公大聲叱曰：吾誓不生。何救爲。汝等歸慰太安人。君亡與亡。義不能顧母矣。時井水淺及腹。乃坐而沒。京師井皆覆以石。三四竅而小。以防溺者。是井在園中。故口闊。公蓋定志非一日矣。越日昇至寓。笑容如生。兩目炯然。太安人撫哭曰：兒不瞑爲我耶。作忠臣母何憾。乃瞑。方家人遠哭時。一人叩門。緇衣杖錫而來。驚視之。公同門友林公蘭友也。哭曰：我知公必死。今果然矣。公視我。豈貪生保妻子者。老父在堂。圖一相見。異日不敢負公也。顧左右曰：設位乎。曰：未也。索筆題明捐軀報國忠臣申公之靈。復題於柩曰：死爲盡臣。不負君恩於地下。生圖見父。卽就鼎鑊而心安。執煜手曰：姪自愛。從此無見期矣。賊命凡死節者署狀於門。戒其黨無得入。及賊敗。煜掖太安人出走。傭書徐起鳳在寓。賊舉火欲焚。徐哀懇得免。已而移柩天甯寺。六月歸里。八月葬於聰明山西之祖塋。里人私謚之曰忠貞建祠祀之曰旌忠公。豐軀卓立。望之凜然。喜怒不形於色。小心敬畏。在都凡遇朝期。夜半必起。衣冠坐待。性朴素。不御華美。不營。

家人產業門無豪僕不權子母錢不以竿牘求人無聲色之奉當爲吏部郎里居朝夕手一編門庭闌然耳詩好李空同及于鱗春明集以後專力於杜陵矣順治九年上舉封墓典詞林王公崇簡都諫魏公裔介列名以上奉旨再覈周掌科體觀張掌科王治復疏請有誤列公自縊者魏公特疏辯之下原籍詳察督撫與學使者再上死節狀奉旨遣禮部侍郎李公奭棠設壇祭於都市謚端愍賜田十日春秋奉祀國制十日七十畝也公諱佳允字孔嘉一字濬源海內稱爲素園先生

煜光謹述

行狀

雞澤殷岳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京師失守太僕寺寺丞申公死之公諱佳允字孔嘉號素園其先晉之屯留人二世祖掖縣公庸徙永年子孫聯縣甲第爲邑望族九世傳贈考功司員外郎阜岩公化有隱德配邢氏贈安人軒氏封太安人公軒出六歲而孤家貧子立無依倚太安人紡紝備晨夕日嘗不再炊九歲就外傅端謹如成人讀書穎慧淬礪無寒暑咿唔聲徹夜與杼機相答也十九補邑庠高等明年辛酉舉於鄉公自以起家寒苦益節儉斂力不能致書從親故借錄繫繫滿簏筭辛未成進士謁選得儀封儀小邑吏民淳樸一意休息之大河界邑中河北素稱盜藪公連伍勵器設火礮獎致健卒盜懼竄伏曹濮之間借以安枕壬申霖雨河決公渡至中流雷雨暴至風濤大作左右相視無人色公指調閒適置炭柴石櫈堰隄立就邑人得免漂沒邑張某狡猾舞文爲鄉曲大蠹獄訟興革先關白乃以告令令不當意則以他

事中傷之。往令遜謝惟謹。公至聲其罪立置於法。三年大治。調杞。杞巖邑也。其俗侈。公示之以儉。鎮之以嚴正。衙署肅然無私牘。諸餽遺請屬俱沮不得行。乙亥流寇萬衆附杞環攻歷晝夜飛鏃如雨。公橐鞬佩劍冒矢石繞城數十週。拇指爲脫。斬馘繫纍。賊窘遁去。城土基年久傾圮。跛羊可陟。乃易土爲壩。三月告成。而民不擾。上官檄諸邑以杞爲法。與邑中父老約。凡錢穀勒取增羨及吏役虐民者。得鳴金非時入懇。卽重治無宥。教士以端靜。月有稽歲徵。其業高下爲刻行之。知名之士多負笈從公遊。癸酉丙子分較豫闈。稱得士丁丑入覲。以治行尤異。遷吏部文選司主事。是時苞苴公行。銓曹尤甚。公益絀飭。自署中歸。攤書冥坐。陶然如擁百城。庭幕闌落。座無雜侶。凡遠近人才邪正廣狹。皆咨訪得其實。以佐主者之不逮。戊寅上疏陳太安人嬸節狀。詔豎坊旌表。是冬畿輔亂。公敷敚數事。俱優詔答之。庚辰轉考功司員外郎。協理大計。擊奸扶良。不避權力。公見朝政日非。用倖多側媚。賦懷歸三十章。浩然有去志。是時薛韓城當國。抑折正人無遺類。公師文鏡庵先生與薛有鄰。薛文致中以法。并及公。公上書冢宰言。文先生清直有重望。淵源大義。願代師得嚴譴。不許。乞南改南京國子監博士。著四書毛詩鏡闡幽發皇學。士宗尚之。鍾山秦淮之間。屐齒遊。舠咏哦幾徧。已而韓城敗。正人稍稍召還。壬午陞北京大理寺評事。癸未陞太僕寺寺丞。浮沈三載。不以一字通輦紱。諸故舊欲汲薦之。則亟止曰。吾母春秋高。得雍容膝下足矣。蓋公性至孝。太安人偶違和。繞屋彷徨。至廢寢食。顏其居曰和丸。志不忘也。甲申二月出巡近畿。未幾聞鬪賊漸逼京師。所至披靡。中外震懼。朝臣或藉事引去。左右以公既在外可以徐圖進止。因勸公勿入。公奮袂流涕曰。

京師兵力空虛賊勢已重脫有不虞安危與共之義謂何乃星馳入都時三月十二日也旣入偏謁當事爲畫戰守諸策俱不省公知大事已去以書貽子涵光曰行己曰義順數曰命義不可背命不可違吾受國重恩誓以死報不復顧家矣儕輩或就問公有變雍髮可免曰是倖活也不可曰得當以報漢何如公曰此亦借口耳能則任爲之十八日聚賓客爲仲子涵煜行冠禮曰昔人所謂冠帶見先人於地下也因以平日所著詩文數冊付煜曰好收之吾半生無長物精力見於此矣十九日城破左右請易服匿他所公笑曰吾此來何爲者苟避也勿甯不入吾幼貧至不能給衣食主上不以爲不肖受祿十有三年國家事至此復何所惜所不瞑目者吾母辛苦一生晚遭此禍然辱身以辱親不孝之大者也吾志已決易服何爲已而聞宮中有變仰天呼聖明者三視兩僕固守不去給之曰往吾擇有善地至王公廠有灌畦巨井焉兩僕知公意急挽公公破袖躍入井水淺及腹乃坐飲而絕時年四十有三也配靳氏封安人子涵光涵煜涵昞公才識通敏遇事無凝滯飲冰茹檗自筮仕歷顯要未嘗一日釋諸懷服食器用簡樸如寒素謙和退讓不立崖異好著書有君子亭詠史前後春明秋陵南園諸詩行於世與人交穆然飲饌不合者陰疏之未嘗拒以辭色兩闡試牘及所刻制藝家言春容大雅而矢口不談文字其自吏部郎里居角巾野服與二三故舊園蔬濁酒言笑晏然聞鳥聲桔槔聲則忻然有喜終其身不營家產不以竿牘居閒長吏邑有利弊則力爭之務得當以益桑梓長君涵光高才能文章名稱籍甚公每切戒之曰名之盛實之薄也內而不試乃有成公歿里人欽其節爲建祠以祀之紳士劉璇等私謚之曰忠貞公祀鄉賢事聞

金陵變卹如例順治九年上訪前朝殉君死難諸臣詞林王公崇簡諫議魏公裔介以名上已而覆覈諫議周公體觀張公王治補牘再陳時有誤列公於縊死者都諫魏公裔介又特疏言嶺末上命詳覈實蹟特遣禮部侍郎李公奭棠設壇諭祭於都市予謚賜田七十畝春秋供祀杭人建祠於西湖與范公景文諸死節者同祀焉

欽賜祭田記

溧陽馬世俊

古卿大夫之賢者則祀於鄉社而後世祀於學宮其牢醴之費皆出自朝廷有司奉行之而歸其胙於子孫典至重也若夫祭於墓祭於家廟皆其子孫之事然古者士無田不祭而卿大夫有圭田之授祭法云以死勤事則祀之其祭之在公私者可勿論而隆恩異數必出於朝廷而始重蓋所謂激勸之大者也余嘗考前朝死事之臣凡千餘人錄成一書分十卷顏曰日心錄其死於京師者爲第一卷申端愍公之死灼然在天地間革代之後朝廷旣遣官致祭且錫以祭田使其子孫世世奉祀公嗣涵光涵煜涵盼皆爲余文章交而涵盼又與余同爲史官凡朝廷典故有關於激勸之大者史官當書之於是以祭田之記屬余余惟古來褒卹忠烈未有如今日之盛者苟非其事有深足感動豈能荷此榮典乎天下謂明以科名取士而卒不得其報由今觀之科名未嘗誤國也西漢之亡上符命者日數千人其時文臣莫如揚雄劉歆皆爲喪節之事東漢之亡人夸舜禹之事不知節爲何物唐自僖昭而後死事無可言者惟宋理學最盛而以身殉國者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明以經義取士而甲申之變諸文臣從容而蹈君亡與亡之節世

祖皇帝特行旌忠之典，勅禮臣核其真僞輕重，得死京師者烈烈二十餘人，多出於科名中，而勳胄皆不與。嗚呼，何其盛也！端愍公奉命而出，聞難而旋，有勸公者，公慨然曰：「普天同饗，豈可越境乃免乎？」公以文章起家，以節義報國，公於是乎不朽矣。余嘗論古來勳伐如蕭曹寇鄧，當時賜田宅無算，至於國除澌滅，無有郭汾陽有再造之功，當唐之世已有歌舊宅今爲寺者，何論易世也？至於忠臣義士，雖千百世之後，而瞻其廟宇，問其墓田，猶有勃然而起敬者，則祭田之錫，豈非激勸之大者乎？記錫田之始，爲順治某年某月日記田凡若干畝，至於此田之守於某，傳於某，皆可不記。史臣馬世俊曰：「義在天地，恩在朝廷，非申氏子孫之私榮也。」

申端愍公祀田記

新安余維樞

祀有賜田，國家所由褒忠也。甲申春三月，申公與殉國二十有四臣之列，世祖章皇帝重矜卹之，爰易名而錫之祀田，世稱曠典云。私惟死生視厥義，時地所值，不先後以易志，臣道也。苟節可風，奕世不擇代，異厥施君道也。順治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詔下，其事於廷。十三年閏五月初二日，申公殉國議定，遂同二十三臣者，特諡端愍，並賜官地七十畝，以肆粢黍，奉蒸嘗。公嗣子涵光等遂來言曰：「永邑故無官地，有命無錫，恐君命委諸草莽，而時薦弗良。尋集議合，邑二十八社民庶，義輸五百金，買沃地如數，永爲申氏不潦不旱之供。」撫督按學使允言既協，諸民庶於是乃悉競奮納有司，罔敢後，未幾報成。然則世有自矢知公之心者，故朝甸公私僉合如是，豈非公之忠節皎皎，宜赫然動人隱哉？公子涵光等又言曰：「按會典，凡王

朝有賜勳戚及諸賢祀事異數例官爲給租復其家蠲一切徭役今優免不行而申氏自力惟正猶私祀也若君惠未彰何維樞乃申告上憲冊入其地停免以須後命靡得竟襄厥事爲恨已又念今天子覃恩思紹述方擎擎闡幽旌淑仰副章皇帝鄉者褒忠至意所加榮厚夜臺隆施泉壤者未易涯量非有司所得臆議也況端愍公之精爽如在山可以移谷可以堙而忠義必不容泯俎豆必不少替百世而後將必有歎尚無窮者矣孰謂峴石漢川得專美於昔哉至於公世出績業家有乘國有史皆可考而知此不備書

杞縣重建邑侯申端愍公祠堂碑

杞縣丁敬

古有以循吏書於其傳者乎曰有蜀郡以興學書渤海以彌盜書膠東以增戶至十萬書漢以來纔數人耳未多得也古有以循吏祀於其土者乎曰有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峴山之碑尤其慟心千古者歟不然畏壘之民規規然感慕而俎豆之此庚桑子之所懼而逃去者也若夫以忠孝廉潔之概值危急存亡之秋禦大災捍大患起一方之白骨而肉之不死封疆終死社稷炳乎與日月爭光此固非循吏傳所足書而俎豆徧天下可也矧夫身蒞茲土歌九歎而思繡裳者哉故明端愍申公是已公諱佳允字孔嘉畿內永年縣人登崇禎辛未進士謁選得儀封令三載調杞杞壞大而俗侈公清正自持請謁不得行廚傳蕭然無魚脯之饋視篆纔兩月而決獄百餘皆羣然愜人心退無後言他若行鄉約之禮嚴逃匿之罰杜僭靡之風規條飭戒皆可爲法政餘坐公館進諸生相與講

授癸酉丙子分較兩闈稱得士會是時雍豫郡盜蠭起有號掃地王者率精騎萬人薄城下環攻歷晝夜公戎衣登陴禦之親冒矢石繞數十週母指爲脫斬馘纍纍賊窘宵遁境以安堵當其時公固以死許封疆矣縣城舊土基年久傾圮不足以任樓櫓賊退公謀於父老易土以磚三月告成而民不擾迄今百雉巋然而無犬吠之警者公之力也公去擢銓曹廉聲籍甚俄忤權貴擠公南雍博士尋召爲大理評事遷太僕寺丞以殉國聞嗚呼公不死於杞而死於國則固社稷之榮而非封疆之藉也天固有以厚置之歟蓋公殉國本末載在家乘及前史者情事宛然而我朝褒忠闡微之鉅典天語叮嚀著於令甲猶赫赫昭人耳目薰沐對之有不禁感極而泣下者已杞於晉唐中葉用武之地也祖逖以一旅之衆駐節雍邱幾定中原發憤而死士論惜之張巡爲外黃令能扼安氏父子之衝而以寡制多屢戰屢勝移鎮睢陽城陷身死明季之亂與永嘉天寶何異公與二人均可謂得死所矣獨是二人血食於杞歷有年所而公之祀無聞焉甚非所以嘉循良而報德惠也公治杞後四十年而西川涂公來蒞此土經營措置一皆以公爲法少府朱君劉君與公同里每言公之軼事感慨係之詢於故老縣西舊有公之生祠而兵火湮廢址僅存耳嗟乎豈可使公一日不享於杞耶於是糾令鄉耆募財鳩工卽祠之舊址創以正堂三間繚以方垣塗丹堊妥公之靈而伏臘趨走焉誰曰不宜祭法有禦災捍患則祀之公之謂歟公之大節固不借祀而崇卽祀亦不借祀而重有區區之心自以公嘗爲杞驅除患難矣豈勞之於戎馬生郊之日而不能報之於嬉游無事之時也哉且公生爲忠義而歿爲神明他年水旱癟疫其有禱而必應者延庇於杞正未艾

也是役起於三月二十一日成於六月二十日鄉耆王從儉萬邦英胥勤事而礪石者段加盈例得竝書因係以樂章而俾歌以祀公曰忻投身兮重淵隨龍鬚兮上天揖文謝兮與周旋盍歸來兮矚此誕要巫咸兮歌且舞把瓊芳兮陳椒糈精神何爲兮夷猶獨眇眇兮延佇右迎神鼓淵兮鐘黃列籍兮華堂神之降兮影彷徨緝蕙帶兮曳荷裳繫遙望兮平原悵禦寇兮力殫操長劍兮控鳴弦天風疾兮日晝寒神若近兮倏遠勞我心兮盤桓右降神神之陟兮帝左右懷我蒸嘗兮俾富而壽蕩烽煙兮甯斥堠遵禮度兮脩觴豆感明宰兮中心刻鏤炳以蕭兮酌以酒自今伊始兮無厥後右送神